

【浮世绘】

烟台的夏天

□张行方

物候的差异,有时带来时序颠倒的错觉。五月,胶东半岛的树木初绽新绿,同纬度的内陆早已浓荫遍野。此时乘高铁西行,看着车窗外的绿意渐次加深,我经常恍惚感觉时光在加速。而游客去往胶东,则仿佛在时光之河里回溯,原以为春已归去无觅处,没想到,到了烟台,又邂逅本已离去的春光。

虽然磨磨蹭蹭,烟台的夏天还是来了。草木加速萌发,树叶日益油亮,印象派的阳光到处涂抹,在墙面和地上筛下斑驳的光影。人们脱下外套,换上短衫和裙子,爱美的姑娘们头顶多了遮阳伞,满街五颜六色,仿佛朝天空开出的花朵。

春天去后,花事依然繁盛,处处五彩缤纷。海棠、蔷薇、月季、凌霄、紫薇依次登场,喧嚷着涌到街边、巷陌、墙头,像喜庆的游行,逶迤穿过烟台的夏天。各种花墙、花树掩映,宛如一幅幅色调明快的水彩画。

“一夜槐花堆如雪。”一夜之间,大南山的槐花开了,一簇簇,一串串,大面积的素洁,积雪般缀满枝头。清风徐来,负重的树冠微微摇曳,远远望去,漫山皆白,让人联想起冬日雪景。从白昼到夜晚,在大街小巷间徜徉,不时会闻到醉人的甜香。

从山上俯瞰,蔚蓝色的海湾波平如镜,如一幅封面装帧着市区。在市区北侧,黄海和渤海比邻而居。清晨,海在雾气中准时醒来,舒展着腰身。海鸥高旋,专注于海面。这是一片神奇的海域,自古有神仙出现,亦生长神话和传说,有时,我在海边闲坐,或者坐船出海,遥望远处的海平线,总是会浮想联翩,似乎在那神秘的海天交接处,随时会有海市蜃楼或仙人出现。

黄昏,晚霞将浪尖染作葡萄酒红,浪花推着渔船,如轻晃摇篮。华灯初上时,广场舞的旋律如约响起,翩跹的影姿,踏着如歌的行板。几个嬉戏玩耍的孩子相互追逐,像跃动的音符穿梭其间。高楼灯光秀映亮芝罘湾,像T形台上的走秀,将一件件亮丽的霓裳扔到海面上。

在滨海广场,路灯下总有一些人围坐,打牌或者下棋,身后聚拢了不少看牌者和观棋者。局中人和局外人,以不同的方式沉浸其中,表情投入,神态各异。文化中心一带,常有京剧消夏晚会上演,京胡的琴音伴着婉转悠扬的唱腔,引来阵阵掌声和喝彩。清末民国时期,烟台是著名的“京剧码头”,南来北往的戏班子,到芝罘必驻留演出数日,成为梨园惯例;因为烟台懂戏的人多,票友“眼明耳尖”,名角儿不敢怠慢,新秀更加卖力,故素有“北京学成,天津走红,烟台验收,上海赚包银”一说。如今,演出的不再是当年的戏班子,看戏的亦不再是当年“提灯笼”的票友,京剧余韵穿越百年岁月,仍在述说着城市故事。

美食街上,大排档的炭火正旺,霓虹闪烁,烤肉飘香,铁板鱿鱼滋滋作响,冰镇散啤撞击出雪浪。时光在这里慢下来,人们说说笑笑,安然自得。与其说他们在品味

生活的鲜美,不如说是在消费悠闲的慢时光。

健身的人,沿着海岸健步或者慢跑;喜欢安静的人,则在海边闲庭信步,优哉游哉。海岸灯火阑珊,阵阵海风习习而来,悄悄穿过大街小巷。海风清凉,起自远处黑黢黢的海面,那里蕴藏了天上的星光。

当广场上的乐曲终了,跳舞的人群散去,烧烤摊的炭火黯淡下去,喝酒聊天的人,兴致也渐渐淡了。看牌的、观棋的,各自想起第二天的事情,陆陆续续四散而去。围观的少了,棋牌之乐便减去大半。闲逛的人,抱一抱自己冰凉的双臂,睡意袭来,打个呵欠,想起该回家睡觉了。于是,晚上10点钟不到,街上的人便稀稀落落。

独特的气候,是烟台最大的自然禀赋。中国的沿海城市,大多为东面或南面临海,北面临海的寥寥无几。夏天,潮湿的东南季风让南方的城市又潮又闷,溽热难耐,而处于山海之阴的烟台却清清爽爽。不过,在三伏天,烟台也会遭遇几个高温天,短则数日,长则半月,那是受了北方大范围干热气团的影响。热浪突袭,让不少当地人措手不及,憋了许久的汗水,终于找到宣泄的出口。南方的游客看到烟台人如蒸桑拿的样子,多少会觉得有些夸张。

许多人扑进大海的怀抱。海水浴场里,人头攒动,一半人泡在清凉里,另一半躺卧在沙滩上。海浪层层叠叠地涌来,好似一句接一句的絮语,人们惬意地随海浪起伏,尽情享受季节之外的清凉。

从烟台山到东炮台,海岬礁石上,总少不了悠闲的垂钓者。海湾涨潮时分,正是海钓最佳时机,一根根钓竿从岸上垂下,垂钓者心静如水,等待突如其来惊喜咬钩……

烟台的夏天总是悄然而别,很少有人留意到,它究竟是在哪个夜晚或清晨离去的。在我的印象中,烟台的夏天离去,往往伴着一场畅快淋漓的雨,雨水冲刷街面的浮尘,也带走蝉鸣和余温。暑热彻底退去,凉风徐徐而来,人们走在街上,心事还留在夏天。五颜六色的伞花,慢慢凋谢在街巷深处。它们再一次盛开,还要等到下一个夏天。

海滨开始变得冷清,海滩上偶尔走过零星的游客。遮阳伞的阴影下,小卖部主人懒洋洋地躺着,脸上覆一张当天的晚报或过期的杂志,悄悄经过的每一缕海风,都让他身旁的冰柜和冷饮显得多余。又一个夏天悄然而别,如一阵风轻轻拂过,只在城市记忆深处,划下一些不易察觉的痕迹。

屈指算来,我已经在烟台度过了30个夏天。30个夏天,是一本薄薄的水彩画册,每一页都透着闲适和安静。人和城市相互影响,久而久之,也有了相投的意趣和相似的气质。烟台的夏天,适宜留下来,慢慢游,细细品,而不是走马观花。只有沉浸其中的人,才能体会到那份别样的清爽和从容。

(本文作者为烟台市文联副主席)

【有所思】

祝你天天开心



□雪樱

女孩伊朵长大了。乙巳年入夏最热的那天深夜,睡前刷社交媒体,我一眼瞅见了她更新的漫画,还很贴心地为暑假“营业”打出了预告。蓦地,我睡意全消,嘴角上弯,被小伊朵的创作热情所感染。

听说伊朵酷爱画画,业余时间沉浸其中不能自拔,但是没想到她能够一路坚持下来,并成为绘画博主,把画作搬到了网上,收割一众粉丝的喜爱。我不由回想,上六年级那会儿,我的爱好是什么?画水彩画。我对色彩天生敏感,色彩就像面团儿一样,经过神奇点化,炫出无限可能。调料盒、水粉纸、猪鬃笔、狼毫笔、尼龙笔、画板等,反正画水彩很“败家”,而且校服上经常沾有油彩。平日里,一写完作业我就忙不迭支起桌子,专心致志,乱画一气,那个过程美妙至极。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,整个楼道里静悄悄的,只有我一趟趟小跑,出入公共水室,拎着小桶,洗涮画笔,然后回家再画。

后来,我爸嫌我费纸,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些透明画纸,装订成册,供我涂抹。之所以称作“涂抹”,主打一个随心所欲,阳光、蓝天、草原、海洋,想怎么布局,就怎么落笔。我就像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中的那只兔子,对神秘和未知充满无尽憧憬。

童年的画作,是与这个世界最初的懵懂对话。每周一堂的美术课,是我的巅峰时刻,田老师在讲台上展示和点评我的画,让我感觉比吃棒棒糖还要甜。课下,画作收起来,还会为同学们做画展。一进校门就能看见自己的画作,是件多么自豪的事情。年代不同了,电子产品陪伴下长大的伊朵,借助网络打开一扇视窗,漫画与大家分享的同时,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。伊朵的漫画中,有一组是《小马宝莉》里的六位主角,分别叫苹果嘉儿、云宝黛西、珍奇、碧琪、紫悦、柔柔。在伊朵眼中,碧琪是草莓果冻味的,玫红的靓丽溢出馨香;珍奇是一块葡萄硬糖,葡萄紫的眼眸流露一抹忧郁;苹果嘉儿是清爽的气泡葡萄酒,阳光暖色系勾勒出软萌形象……不过,我最喜欢她笔下的央视元宵晚会上的哪吒,敖丙组合头像,哪吒的勇敢、敖丙的温柔,被她用干净的线条、简单的色块呈现出来,平添几分稚趣,构成纯真童年的镜像。

画画是另一种写字。抑或说,画画与音乐、文字一样,都是心灵这条小河的缓慢流淌——那些线条、色块、比例构图、局部着色,都是童年最纯粹的语言。伊朵跟我说过,有一次期末考试,她的语文试卷,作文明明自己很有把握,却被扣了不少分,感觉很不解,就去找老师询问。这样的场景,我何尝没有经历过呢?有一年学校举办硬笔书法比赛,出成绩张榜的那天下午,我闯进了刘老师的办公室,“老师,为什么第一名不是我?”他习惯性地扶了扶黑边眼镜框,慢条斯理地说:“这次第一名给了六年级的

潘同学,你明年还有机会。”那天放学,我不知道怎么挪着脚步回的家,趴在床上哭到睡觉,破天荒没写作业。

多年后,当我躺在病床上,也曾想起这一幕,感慨自己的不服输。那天,我对伊朵说:这次汲取教训,更好的机会在后面等着我们。实际上,也是在说给自己听。

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其自传《安全保护证》中的一段独白,我经常想起:“少年时代是漫长无边的。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,都无法填满少年时代这座飞机库。我们会分散地或成堆地,不分昼夜或黑暗地飞进去寻找回忆,就像教练机飞回机库去添加燃料一样。”实际上,一个人的成长是件很酷也很残酷的事情,一边恋恋不舍地与童年说再见,一边踉踉跄跄地迈进成人世界的规则门槛。庆幸的是,课业之余,伊朵手中还有一支自由且多彩的笔,与天马行空的想象、遨游世界的雄心、“我的世界我做主”的权杖,构成孤独王国的全部。她在画画,就是在思考,她的痴迷也是她的孤独与快乐,她就是孤独王国的酋长。

当然,童年的生并不都是美好的,有时也会漾起蓝色鸢尾花的忧伤。周末傍晚,从外面回来,楼后面的杂物棚子里,突然冒出来三个小孩,两男一女,他们怀里抱着一些别人家丢弃的纸箱子和快递包装,女孩眼角眉梢很俊俏,我一眼认出是琪琪,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?”“卖了废品,买冰糕吃。”琪琪伶牙俐齿,她被旁边小男孩拽了下衣角,示意她别说。我怔了一下,话到嘴边想说什么,又很快收了回去。还没走远,我就听到有大人气势汹汹地呵斥道:“快放下,给我放下!”他们丢盔弃甲,把纸箱子扬了一地,一溜烟跑没了影。琪琪家住在我的楼上,弟弟满周岁后,妈妈出摊卖点小百货,姐弟俩经常在楼底下玩儿。但后来有一天,他们家突然搬走了。原来,她父母离婚了,妈妈带着弟弟回了娘家,爸爸外出打工养家,奶奶留下来照顾琪琪上学,另租了一套房子。时间久了,有人问琪琪:“你想妈妈吗?”她“不屑一顾”地答道:“我想她干什么?才不想咧……”她故意拉长话音,好像是在释放内心的愤慨。就是这样,琪琪和奶奶相依为命,只要不上学,就在小区里到处跑,经常看到她爬高上梯的身影。谁家种的葡萄熟了,她觊觎已久,先尝个鲜。有一次遇见她捧着好几个青皮石榴,边走边瓣石榴籽吃,长头发散乱在肩头,牛仔裤脏兮兮的,让人不禁一阵心酸。

童年的快乐是无价珍宝。伊朵用画笔和天赋定格美的瞬间,她的快乐亦是很多人的快乐。正如她的个性签名:“祝你天天开心——这里是今米露。”童年是我们回不去的故乡,但童年的快乐,在一次次的回忆中加热和提纯,那是属于所有人的生命黄金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